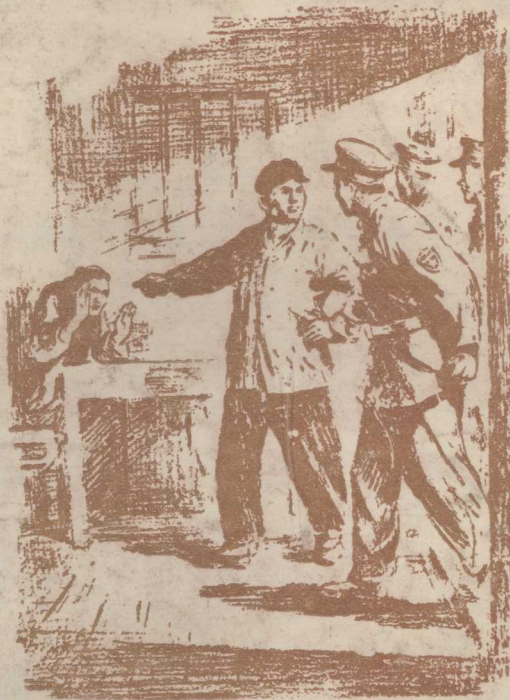




匪慣擒智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員會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匪 慣 擒 智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員會宣傳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智擒慣匪

•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員會宣傳部編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 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製廠印刷

*

書號: 345·737×1092 1/32 開·1 3/8 印張·28·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前 言

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是保衛祖國安全 and 世界和平的鬥爭，是保衛青年幸福生活和美好將來的鬥爭。在這個鬥爭裏，我們青年有着光榮的任務和重大的責任。

幾年來，在防奸反特鬥爭中，尤其是在近幾月來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湖北省青年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且在他們中間湧現了許多積極分子，這些青年積極分子以對祖國的無限忠誠，英勇、機智、頑強地和敵人進行了鬥爭，他們在鬥爭中也逐漸成長起來。一九五五年八月湖北省青年肅反鬥爭積極分子大會所表揚獎勵的二十五位青年，就是青年積極分子中的一小部分。

黨教導我們，只要階級一天沒消滅，階級鬥爭就一天不會停止；社會主義事業越勝利越前進，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就越猖狂。我們青年必須牢牢記住這一點，永遠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立志作一個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英勇戰士。

這裏，我們選輯了幾篇報刊已發表的青年肅反積極分子事蹟的報道，供青年同志們學習。

編者 一九五五年九月

目 錄

智擒慣匪.....	陳海燕	1
“一定要對黨負責到底”.....	弓 兵	12
時刻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孫洪義.....	文 力	17
依靠羣衆堅決肅清反革命分子.....	陳福堂	22
不尋常的“旅客”.....	陳海燕	25
“作好治安工作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的義務!”.....	周 惕	29
到處都有警惕的眼睛.....	胡 中	33
誓不兩立.....	羅國強	37

智擒慣匪

陳海燕

一 接二連三的事件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

六月十八日早晨，湖北省孝感專署公安大隊部的戰士們起來後，發現一枝衝鋒槍和七十發子彈不見了。

經過檢查，沒有發現什麼特殊的痕跡，只是在院牆周圍，有幾個粗大的脚印。

.....

就在這天晚上十二點鐘左右的時候，孝感縣花園區順河店合作社的門上響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是哪個？找誰？”合作社的幹部問。

“快開門！我找何主任有事。”外面說。

“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何主任呀。”

“那就找負責人，快開門！讓我瞧一瞧！”

門開了，一個穿着一身軍服、揹着一枝不長不短的槍的彪形大漢竄了進來，氣勢汹汹地問：

“你們這裏哪個負責？”

營業組長孫登洲走上前說：“是我。”

大漢望了他一眼，仍舊兇狠狠地說：“你們出了岔子，你知道嗎？孝感專署檢察署派我來帶你去查賬。快把賬目款項帶上，跟我走！”

孫登洲匆匆忙忙地收拾了所需要的東西，放在一個包袱裏揹着，就跟大漢出了合作社。

一面走，大漢一面還不斷地說着許多恫嚇的話。他突如其來地問孫登洲：“你知不知道，鄒崗區合作社的張主任跑了？”

孫登洲只能莫名其妙地說：“不知道。”

大漢又問孫登洲：“你入了黨沒有？”“你怎麼這樣不能吃苦？”還說：“你們就是受不了批評。”他為什麼要問這些呢？孫登洲只好含糊地支吾着。

夜裏很黑，孫登洲感到脚下高高低低的很難走。他抱怨地說：“你帶我走的不是路。”

“怎麼不是路！前面就有個小石橋。”

果然，還沒走到五十公尺遠，就有了個小石橋。

走着，走着，已經是清晨三點多鐘了，快天亮了。

忽然，孫登洲聽見背後有拉槍機的聲音。

他急忙把頭一低，就聽見“砰！砰！砰！”接連三響。

連射的三發子彈在他頭上打了一道槽，他倒了下來，假裝死了。

大漢收起槍，拿起了孫登洲扔下的包袱，又把孫登洲的褲子脫了下來，也拿了，便繼續向前走，天發亮時，兩個出來捕魚的農民看見他往南去了。

孫登洲等大漢走遠了才敢爬起來，他滿臉都是血，掙扎着回了合作社。

這之後，類似的事件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七月十六日下午，花園區安家店合作社遭到土匪搶劫。因羣衆起來抵抗，土匪沒達到目的就逃逸無踪。

七月十八日，白沙區萬安鎮合作社也被土匪搶劫。土匪行劫後，還縱火企圖燒燬合作社，幸被羣衆及時撲滅。

看到土匪的人的敘述都是一致的。他們說：這個土匪是個個子高大、臉又方又黑的傢伙。他的身上揹着一枝不長不短的槍。

二 敵人是誰？

有關領導機關發出了指示：一定要迅速破獲孝感專署公安大隊失槍案和孝感縣各合作社連續被搶案。

緊張的活動開始了。公安工作人員們分頭到各個出事的現場進行調查，找有關的人談話……

彙報和研究情況的會議連續舉行着。根據初步的分析，已經可以肯定：先後搶劫了三個合作社的土匪都是一個人，這個人揹的槍是衝鋒槍（根據羣衆敘述的槍的形狀以及土匪打孫登洲時一下子就連射了三發子彈這兩點就可以肯定）。

把搶劫案和公安大隊失槍案聯繫起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肯定：盜槍犯和搶犯就是一個人，就是那個個子高大的傢伙。

但是，這個傢伙是誰？他是哪裏的人？他的身分怎樣呢？他現在在哪裏呢？

這一連串問題都需要解決，而又很難解決。

孝感是交通要衝，京漢鐵路橫貫縣境而過。也許，這個土匪是去別處的，只在孝感停留了一下就走了。如果是這樣，那就很難追查了。

提到這一點的時候，許多同志的臉上都浮起了一陣陰影。

不！人民公安工作人員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哪怕土匪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追回來！一定要爲人民除害！

於是，同志們又繼續深入下去，更細緻地更多方面地進行偵查工作。

這樣，在以後的幾次彙報會議上，發言的情形越來越熱烈

了，新的推測越來越多越有說服力了。領導同志根據各方面彙報的情況和大家的意見，加上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五個值得注意之點：

第一，土匪槍擊孫登洲時大約是清晨三時半左右。六月間，四點鐘左右就要天亮。天亮後土匪自然不敢揹着槍走，一定是躲起來了或是把槍藏起來了。從土匪槍擊孫登洲時起到天亮時止不過半小時的時間，半小時內估計他至多能走五里路。這就是說，土匪就在附近落腳。至少可以肯定：附近有他的窩主。

第二，兩個捕魚的農民看見土匪是往南走的。從孫登洲被槍擊地點往南五里是楊河鄉。這就是說，土匪很可能隱藏在楊河鄉。

第三，土匪在和孫登洲一塊走時，曾說：“前面就有個小石橋。”土匪在黑夜中對地形這樣熟悉，由此也可見他很可能是本地人。

第四，土匪搶劫順河店合作社時曾說“讓我瞧一瞧”。據本地羣衆反映，“瞧”字是孝感土音。住在白沙、蕭港、花園三區接界的邊緣地帶的人最愛說“瞧”字。這一邊緣地帶包括高廟、陸山、塔耳、楊河等四個鄉。這就是說，土匪很可能是這四個鄉的人。

第五，根據羣衆敘述，土匪個子高大，有軍人姿態，對衝鋒槍性能很熟悉。土匪又曾問孫登洲“入黨沒有”等話，看來對我內部情況很熟悉。從以上情形看來，土匪可能是反動軍官，也可能是慣匪；可能是一直尚未落網的，也可能是刑期已滿或未滿而越獄逃出的犯人。

同志們經過討論，認為這些推測是有根據的，是從實際出發的。於是，領導同志對偵查工作作了新的佈置，確定以高廟、陸山、塔耳、楊河四鄉為偵查重點，偵查中又以反動軍官、慣

匪……等反革命分子在最近期間的活動爲重點。

同時，眼光四射的公安人員也沒有放過土匪對孫登洲說的“鄒崗區合作社的張主任跑了”這句話。爲了弄清這句話的來歷，就打發專人到有關方面調查去了。

三 重要的線索

孝感專署公安處外勤工作人員鄭榮山被派到高廟鄉工作。他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共產黨員，年齡雖輕，頭腦却很精細，具備有勇敢、機智、吃苦耐勞等作爲一個優秀的公安工作人員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他在高廟鄉工作了幾天，全鄉的敵情都被他摸熟了。一切情況說明，土匪不可能在這個鄉。

他向領導上報告請示後，領導上把他調到了陸山鄉。

幾天之後，陸山鄉敵人最近的活動情況也都在鄭榮山的腦子裏了。經過分析，這些敵人的活動也不可能與最近的盜槍案和搶案有關。

領導上又把他調到了楊河鄉。

楊河鄉，這是重點中的重點，這是一切可能隱藏土匪的地方中的最可能的地方。領導上是向他這樣指示的，他自己也早就作過這樣的推測。現在，他來到了這裏，他的全身都注滿了鬥爭的意志和力量。

像以前每次做偵查工作一樣，鄭榮山在楊河鄉的第一步工作是發動羣衆。沒有多久，他就和幾個農民混得很熟了。

這幾天，天氣很熱，濕氣又重，鄭榮山的身上長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疙瘩，帶給他很大的痛苦。但是，爲了捕獲狡猾殘暴的土匪，這又算什麼呢？使鄭榮山焦急不安的不是身上的疙瘩，而是幾天來一直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情況。

一天，他正在村裏走着，他所熟識的一個農民×××忽然來到他的身邊，悄悄把他的衣角一拉。

他和農民走到了僻靜所在，農民就告訴他：

“鄭同志，我了解到一個情況，我們灣子裏一個被捉去勞動改造的犯人宋光貴前不久回來了。他先後回來兩次，都是晚上回來的。第一次回來時他穿件破棉布衣，第二次回來時就穿黃卡嘰布衣服了。有人看見他身上揣着個包包，裏面像是有武器。”

鄭榮山心裏一動：這是重要的綫索啊！

他向這個農民和其他人打聽了宋光貴的歷史情況。原來，宋光貴是個無惡不作的反革命慣匪，曾任日僞軍班、排長和國民黨匪軍連長。他親手捕殺過我革命幹部，被我新四軍捕獲後又打死哨兵奪槍逃走。解放後他因為繼續犯罪作惡，先後被捕兩次，均越獄潛逃。一九五四年，他第三次被捕，被送某地農場勞動改造。怎麼現在他又跑回來了呢？

他又打聽宋光貴的身材面貌特徵，得到的答案是：宋光貴的特徵和土匪的特徵很相似。

.....

正當鄭榮山在各鄉工作的時候，領導上從其他方面也獲得了重要的情況。向有關方面了解“鄒崗區合作社的張主任跑了”這句話的來歷的專人回來了。原來，孝感鄒崗區合作社真的有個“張主任”，叫張世金。這個人因為盜款案被捕，前不久出來了，現在在家裏。公安人員找到了張世金，問他出來後遇見過哪些人。張世金開了一張他在兩個星期的時間內所遇到的人的名單，其中就有宋光貴的名字！

在這之前幾天，參加偵查工作的孝感縣公安局張股長記起了並通知縣公安局拿來了不久前某地農場寄給縣公安局的一封

信。信裏面說：在他們農場勞動改造的犯人宋光貴於六月十二日晚上潛逃，並盜走農場的一些物資，請求協助追捕。

所有這些情況湊在一起，就確切無疑地說明了宋光貴就是公安人員正要追捕的土匪。

但是，宋光貴是否還隱藏在楊河鄉呢？如果是，那末他可能隱藏在哪裏呢？如果不是，那末他可能逃往哪裏去呢？

領導上作了分析，認為宋光貴的下落不外乎這三個方面：第一，遠走高飛，可能逃到外地利用親朋關係落腳或隱藏。第二，在城鄉之間（具體說來就是在孝感和武漢之間）跑來跑去。這就是說，在農村裏作案，在城市裏藏身。第三，潛伏在家鄉（即楊河鄉）熟人家裏，待機而動。

領導上根據這樣的分析，一方面派人到武漢等地偵查，一方面就指示鄭榮山繼續在楊河鄉深入了解宋光貴的活動綫索。

鄭榮山立即執行了領導上交給他的這一任務。他很快就弄清楚了：宋光貴前不久回鄉時到過地主婆劉臘梅家裏，與劉臘梅、姚如增（反動會道門“同善社”的“三層”）、宋光玉（宋光貴的哥哥）等都有過接觸。這中間，宋光貴和劉臘梅的關係尤其密切，因為他們很久以來就是老“皮絆”（有曖昧關係）。

鄭榮山又聯想到，他來楊河鄉後，劉臘梅等一看見他就表現得神色很不自然。有一次，他走近劉臘梅家時，站在她家門口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看見他就拚命往屋裏跑。難道這些跡象還不應該引起注意嗎？

很可能，宋光貴就躲在劉臘梅家裏。應該立即對她的家進行搜查。

滿身疙瘩、昨天晚上還發作了惡性瘧疾的鄭榮山毫不延遲地趕到十多里外的陸家山倉庫去打電話請示領導。當他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在酷熱中到達陸家山時，他昏倒過去了。陸家山

倉庫主任趕緊倒了水給他喝，他才感覺好了一點，就立刻爬起來打電話。

四 “三天後來取槍！”

鄭榮山經領導的批准，對劉臘梅家進行搜查。門一開，屋裏面一片黑。鄭榮山爲了提防土匪暗算，就拿出了手槍，把子彈上了膛，然後就勇敢地走了進去。

各處都搜查遍了，沒有敵人的影子。

難道是搜錯了嗎？不會的！鄭榮山想：“一定是搜得還不徹底。要再搜！要把每一寸地方都搜到。”

又搜了很久，鄭榮山搜到了地主床後的馬桶邊。

他把馬桶挪開，用手摸下去，黑暗中摸到桶後有一個鐵匣子，又摸到匣子裏有一塊沉甸甸的鐵。

他把這塊“鐵”拿到亮處一看。啊！原來是衝鋒槍的梭子。

“梭子在，槍還會不在嗎？”他高興得叫了起來，就和其他兩個同志繼續進行搜查，結果果然在四個不同的地方分別搜到了被拆散的衝鋒槍的其他部分。

鄭榮山根據搜查的結果，就地對劉臘梅進行了詢問，初步材料證明劉臘梅和其他人犯正是宋光貴的窩主和搶劫活動的參與者，這些罪犯依法被逮捕了。

當被搜出的衝鋒槍擺在罪犯們的面前的時候，他們再也無法狡賴了。他們供稱，土匪宋光貴約定在三天後回楊河鄉來取槍。

供詞中又證明，正如領導同志所估計的一樣，宋匪是在農村裏作案，在城市裏藏身，經常在漢口和孝感間來回跑。此刻，他已經到漢口去了。

事不宜遲，必須立即採取措施捉住這個罪惡滔天的反革命

土匪。領導同志分析情況後，認為宋匪如果回孝感來，一定要經過陸家山、花園、蕭家港、民主街這四個車站。這四個車站中，花園、民主街兩站是大站。大站人多，查票嚴，估計宋匪不敢在那裏下車。陸家山站雖是小站，但因隔宋匪的家鄉楊河鄉很近，站內站外認識宋匪的人很多，估計宋匪也不敢在那裏下車。蕭家港站是個小站，隔楊河鄉又比較遠，因此，宋匪最可能在那裏下車。

領導上在蕭家港車站佈置了力量，也在其他三個車站佈置了力量。與此同時，還向各區發出了通報，要求發動廣大人民羣衆協助捉拿宋匪。

人民公安機關就這樣擺下了天羅地網。

五 暴風雨之夜

三天過去了，可是並沒有發現宋匪的踪跡。

公安人員們繼續耐心地在各車站上守候着。

又過了幾天，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五點多鐘，幾陣驟雨才過，一列由漢口去北京的客車高鳴着汽笛開進了蕭家港車站。

一個個子高大的旅客從緊挨着火車頭的一輛車廂裏跳了出來。他戴着草帽，穿着白襯衣和灰褲子，揹着一個包袱，氣勢汹汹地向車站外走去。

“同志，你的票呢？”查票員叫住了他。

他停止了脚步，回過頭來。於是，站在一旁的一直在盯視着他的便衣公安人員徐邦義立刻看見他戴着一個口罩，口罩遮住了他的大半個臉。

“剛下過雨，空氣很清新，又沒有灰塵，為什麼戴口罩？現在沒有太陽，也沒有雨，為什麼戴草帽？”徐邦義這樣想。

這個旅客把車票交給查票員後，就仍舊大踏步地走出了車

站。徐邦義稍稍遲疑了一下，便果斷地跟在他後面。

走到一個交叉的路口，徐邦義喊住了旅客，問他：

“同志，三叉港往哪條路走？”

旅客自己走上了通往三叉港的那條路，却指着另一條路說：“三叉港往那邊走。”

“這傢伙想甩脫我，”徐邦義暗想，“却不料這一來倒露出他自己的馬腳來了。”就又問：

“同志，你在哪裏做事？”

“在××農場。”

“又是鬼話。”徐邦義想，“既然在××農場做事，怎麼跑到孝感來了呢？一定不能放他走。”

徐邦義望望四周，看見區公所就在眼前，便向旅客說：

“同志，我有個事情要和你談談，請你和我到區公所去一下”

“有什麼事？在這裏談不一樣嗎！”旅客不願意地說。

“我請你去！好嗎？”徐邦義固執地說。

旅客看到徐邦義的堅決神氣，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了，就勉強地說：“好吧！”

在區公所裏，徐邦義繼續對旅客進行盤問，發現他前後的答話自相矛盾。他說是來孝感看朋友的，可是說不出朋友的名字，而且包袱裏帶着許多乾糧，根本不像看朋友的樣子。他先說自己在××農場作臨時工，後來又說是正式工。問他農場的負責人是誰，他也答不出來。

徐邦義立即打電話向領導請示，領導同志的回答是：“一定不能放走這個人。你的任務就是：在兩個鐘頭之內無論如何要把他牢牢看住。兩個鐘頭之內我一定派人來。”

“我一定完成這個任務！”這是徐邦義的回答。

鄭榮山和另外一個公安工作人員根據領導的指示把楊河鄉的鄉長找在一起，立即上蕭家港去。

已經天黑了，氣候陡然一變。下着大雨，颳着大風，是一個道地的暴風雨之夜。鄭榮山等三人和其他三人在泥濘的道路上滑滑跌跌地走了十八里，最後終於到達了蕭家港。

鄭榮山等一走進軟禁着那個自稱“農場工人”的“旅客”的房間，楊河鄉鄉長立刻掉過頭來說：“鄭同志，這就是宋光貴！”

“捆起來！”鄭榮山猛吼道，他的、徐邦義的和其他同志的幾桿手槍馬上一齊對準了面無人色的惡貫滿盈的反革命土匪宋光貴。

當晚，宋匪就被押解到了孝感。

* * *

半個多月以後，在八月十七日的上午，孝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在孝感縣花園鎮舉行了有六千多人參加的宣判反革命分子大會，在羣衆的一致擁護下依法將罪大惡極的宋匪光貴和支持、窩藏宋匪並參與分贓的不法地主劉臘梅、反動會道門頭子姚如增等三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關此案的其他各反革命罪犯也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又過了十幾天，是八月二十九日的下午，鄭榮山走上了湖北省青年肅反鬥爭積極分子大會的主席台，激動地報告了他和他的同志們追捕宋匪光貴的經過情形。會場裏響起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的掌聲，人們向肅反戰綫上的英雄表達了最大的感謝和敬意。

“一定要對黨負責到底”

——記兩年來堅持檢舉反革命分子的李淑蘭

弓 兵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李淑蘭正躺在床上休息，老遠就聽見有人喊她，只見周蘭珍連蹦帶跳地跑進來，氣呼呼地說：“逮捕了，喻××逮捕了！”李淑蘭一骨碌從床上跳下來，連忙問：“什麼，真的嗎？”“真的，誰還騙你！”小周說完又跑到別的房間去了。李淑蘭興奮得已不想休息，她突然感覺到幾年來胸中一口鬱氣消失了，心裏有說不出的舒坦。

一

一九五三年六月，李淑蘭和大家一起從湖南利生紗廠來到了國棉一廠。原來也在利生紗廠的喻××一見利生紗廠又來了人，就裝得像親人似的，連忙打招呼：“哦！你們來了，都好吧！我們是老同事，要跟過去一樣啊！”

“過去你還認得我們工人嗎？今天怎麼就成了老同事了？”李淑蘭嘴裏沒說，心裏可恨透了。

沒過幾天，喻××特地備了兩桌豐盛的酒席給湖南來的新人接風。

“請大家到我那兒去吃點便飯吧！”喻××熱情地邀請着。

“不吃，我們剛吃過飯。”李淑蘭和大夥都這麼說。她想：他還想要鬼哩，哼！